



把握分寸

□水森

◇做人做事成功并没有什么奇迹，只有努力努力再努力留下的轨迹！
◇理想再高远，也必须脚踏实地埋头苦干；口号再响亮，也必须铆足力气用足力量。
◇不论规划蓝图有多宏伟、顽强斗志有多昂扬，只是“瘸子打围坐山喊”，也是空手而归、沮丧收场！
◇有纲领不去行动，终究也是一场空。金光大道任你行，脚踏实地写峥嵘！

二

◇“花未全开月未圆”是修身造境的一种境界。
◇亲人之间，保持距离、把握分寸是彼此珍重；爱人之间，保持距离、把握分寸是彼此珍惜；友人之间，保持距离、把握分寸是彼此珍爱；
同仁之间，保持距离、把握分寸是彼此真正友好；生人之间，保持距离、把握分寸是彼此真讲礼貌。

三

◇一生最大的储蓄，是有个健康的身体！一生再能够挣钱，也不把钱扔进医院！
◇一个人如果真正爱自己、真正爱家人，就要从现在做起，改变自己的不良习惯，趁着年富力强、身强体壮的时候，就爱惜自己的身体，关注自己的健康。
◇一个人自己的身体，关乎你和你家庭的命运境遇与运行轨迹！
◇保持健康体魄，是一种责任！
◇一个人拥有一个健康的身心，拥有一个恩爱的伴侣，拥有一个称心的工作，就是人生最大的收获，对个人来说，奠定了人生快乐的基础结构，筑就了人生幸福的活水源头！

四

◇要拼搏，不要拼命。
◇重管理，提高效率！
◇废寝忘食不等于刻苦努力，真正的努力，从来不需要刻意演戏。
◇要精细化管理自己的时间，集约化配置个人的精力，精准化改进方式方法和着力提质增效。
◇付出多获得多是常态，但不一定成正比，更不要去攀比；为更多获得而更多付出往往是变态，许多人乐此不疲，更多的人追悔莫及。
◇杀敌一千，自损八百，也算胜中有败！毫发无损，令人称臣，这才叫做战神！

随想录

秋高意深远，今上井冈山。天街小雨初霁，海绿入云端。此处春雷乍响，星星之火燎原，红旗卷西关。摇篮方寸地，千流归大川。

湘赣界，炮声隆，锣鼓喧。地覆天翻，工农子弟尽欢腾。狂风暴雨纷至，红军百战雄姿，热血洒青天。豪情千秋在，薪火万世传。

大长夜，我想我那些“亲戚”

□崔英春

春寒料峭的晚上，我睡不着。我想我那些“亲戚”。

此刻，我跟他们同在离大庆市区百公里以外的东胜村，这里有70户人家136口人还深陷贫困。

寒来暑往，两度春秋，我跟他们一起过元旦、春节、元宵节、劳动节、中秋节、国庆节，不知不觉，工作日志里记下了那么多平常又不平常的日子。

夜深了，我躺在炕头上，枕着胳膊，愣神儿，想，此刻我的这个村儿。已经出正月了，过年时的村里的鞭炮声仿佛还在耳边，眼前依然有烟花一团团升起，夜空成了一幅画，好美。家家户户都贴着春联，门口高挂着红灯笼，修缮一新的屋子里炉火正旺，老人孩子们团团围坐看春晚，吃团圆饭。

那满屋子的春联福字，是我亲手写的。词儿都不一样，是我仔细想的。为了准备这份小礼物，我和队员老郭、小林忙活了好几个晚上。他俩一个研磨，一个蹲在地上摆弄，我饱蘸激情，运笔如风，写了一幅又一幅，每个字都灌注了掏心掏肺的祝福。

我希望他们过得好，每一天，每一户，每个人……那些“吉祥”、“好运”重重叠叠，整整铺了一地，然后，染红了整个村庄。

从16岁开始练习书法，我写过无数张字，它们获过一些全国大奖，登上很多大雅之堂，可在那间驻村办公室，冻着手，冻着脚，写出的这些贴在老百姓门上的字，是我这辈子最满意的作品！不知为啥，我就觉得它们被我们的手和乡亲的手同时抚摸过，被我们的眼睛和村人的眼睛同样深情注视过，就浸透了不一样的东西，有情义，有神韵，有惦记……

暮色深沉，红灯上“东胜村驻村工作队”几个字特别醒目。这栋房，那栋房，这片屯儿，那片屯儿，家家户户，星星点点，有点儿像传说中的雪乡。灯笼映红了很多笑脸，有皱纹深深的，有稚气未脱的，有血气方刚的，有质朴美丽的，他（她）们眼里都闪着一颗红星星。全村2800人，眼里就有2800颗红星星。

记得小年儿之前，全村男女老少排着队来领灯笼，天寒地冻，我们忙得饭都没吃上，真累啊，可是看见他们那高兴劲儿，就觉得值得。

在外打工的，上学的孩子们都回来了，他们说，这两年村里有点儿不一样了

呢。村北头铺了一排排闪亮闪亮的吸光板，据说这个叫做“光伏发电”，村里人用上便省电了，还能赚上零花钱。

他们发现，村口大田地边围起来，听说又要开发稻田了，明年一准儿能有好收成，卖个好价钱。

他们知道，这些事儿都跟我们这些“外人”有关，没想到我们真的住下了，给村里人做点儿事，帮他们解决愁事儿犯难的事儿，对贫困户好，对五保户好，对村民好。

来村儿第一天，我就觉得这里的人们似曾相识，他们好像是我经过世的父亲，好像是我每天劳作的老母亲，好像是我骨肉相连的兄弟。他们擦汗的样子，卷旱烟的姿势，唤鸡鸭的声音，端碗喝粥的习惯，都像。我还听到了他们病中的呻吟和叹息，看见他们被生活压出的一筹莫展的眼泪，它们扎进我心，令我睡不安稳。

我也是农民的儿子啊！寒窗苦读，奋力逃出了贫穷。当我多年以后，坐在机关办公室里忙碌的时候，眼前还时常出现那些佝偻的身影，依稀听见我父亲病中的咳嗽。那一天，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去一线扶贫，当我郑重填上自己的名字“董洪涛”的时候，冥冥之中好像有谁在唤我回来。

人的一生，多么短暂。不知不觉，我驻村第551天了。2017年9月18日，我正式成为东胜村第一书记，那时候，我跟他们互相不认识。他们哪里知道，在大庆市直机关工委办公楼里有这么一个人，会跟他们未来的日子有些瓜葛，而我，甚至都不知道在林甸县四合乡还有这么一个被贫困包围的村子。

此刻，我特别特别想让自己变得强大一点儿，有三头六臂，能呼风唤雨，让我这些“穷亲戚们”吃穿不愁，没有病痛，有书念，往外流浪，安享生活。

这几天，我又挨家走了一遍。尽管

那些家门，我不知道进出过多少遍，可我还想去看一看。他们有的老了，儿女不在身边；他们有的病残，生活上遇了难；他们都喊我董书记，这一声声里是信任，是依靠，透着亲。

我把他们都装在心里。谁家刚搬新房子，谁家的新饮水机还没舍得开封，谁上便省电了，还能赚上零花钱。

我的书法生疏了很多。没有心思练笔了。每次回家都忍不住塞进包里一本书法的书，可是昨夜的就昨夜回来，下周又再背去，周而复始，自己跟自己较劲。

原来的朋友也生疏了。

现在，大长夜里，我只想着他们。

幼儿园开学了。去年六一，我托朋友找关系，给孩子们“变”出一面彩色的外墙，那上面有卡通人物，有花花草草，有太阳和花朵，像个童话王国。家长们来接孩子的时候，都惊呆了，舍不得走，排着队照相。他们说：“这不跟城里人一样了吗？”然后，发朋友圈，晒晒晒。不光是外面，还有屋里的玩具、图书、画板、音响，都是我“化缘”来的，各路神仙也跟着我多了这门“亲戚”。

我甚至跟媳妇商量好了，要带她回一趟村儿。就像一个农民的儿子领媳妇儿回家一样，我想向乡亲们介绍自己的爱人，也向她显摆我们的村儿。

其实，媳妇儿早就知道这些“亲戚”，不止因为我每次回家都把他们的名字挂在嘴上，还因为在医院工作的她，已经无数次默默地把他们当成“亲戚”给予帮助。这一年里，她比我都清楚，“亲戚们”有谁的胃不舒服，有谁的伤口要换药，有谁去挂过急诊，有谁进了医院就转向。她只是一个小小职员，不是万能的，可是村人以为她是万能的。

我承认，是我故意“走漏”了消息，给她无端添了很多麻烦。我感激她，默默听她埋怨。我也讨好她，求她帮帮忙。我知道她有委屈和难处，也料定了她嘴硬心软，因为她心疼我，就会心疼他们。

驻村两个年头，我有那么多不快乐。“怎么才能让他们过得更好，不仅要脱贫，还要致富，不仅要致富，还要快乐……”漫漫长夜，我把这些“不快乐”锁进脑子里，置换出一个个好主意，新点子，我为每一个梦想实现而努力，再迎回我的快乐。

他们爱听我唱歌，我也愿意唱给他们

在那间驻村办公室，冻着手，冻着脚，写出的这些贴在老百姓门上的字，是我这辈子最满意的作品！



《兄弟》 版画 王永才

于是，寒来暑往，千回百转，我又搬出了那么多快乐。幸福大院的大娘把我写的春联从春节一直贴到夏天，风雨吹破了，刮掉了，褪色了，大娘用胶布五花大绑给粘上。她说，这是董书记给写的，我宝贝着呢！

他们爱听我唱歌，我也愿意唱给他们

朋友的手劲

□申长荣

回故乡的家中整理从前杂物时，翻出了一些旧照片。

有一张年代久远，是上世纪60年代初，我父亲在宾县一个学校里和几个同学的合影。那时的父亲二十出头，虽然正在饥饿年代里，但满面青春气息，分发梳得整齐光亮。作为他生命再版的我，今日比照片上的他还大二十几岁，早就是个中年人了。里面还有我1978年照的一张相片，为了照相，虚岁九岁的我特意戴了一顶布帽子，那个年代里大人小孩通用的黄布帽子，不知是哪个大人随手给我扣上的。这分别是父亲和我最早的照片了。

另外，还有我和一个朋友的两张合影，同样尤其让我觉得珍惜，也一同把它们夹在本子里带了回来——或者说，也是让这些照片离开了故乡。

当然，它们都是黑白照片。

我说一说和那个朋友的两张照片。前一张摄于1983年7月，我们小学毕业那天，我俩和另一个同学的三人合影。照片太小，躺在我手里，只占半个手掌心。是半身像，每个人的臉不如指甲大，我在中间，两边的人都大我一岁，可看着却似比我个子小。我现在平素也常常这副表情，好像在笑——他俩一点没有。我们每个人的上衣都皱巴巴的。近年我与另俩人先后重逢，他们都和我提起过

这张照片。只有我居然还能找到一张。又过去了四年，季节是早春，那个朋友离开家乡去伊春择业。包括另外一个，那时，我们三都已经辍学了。他是计划一去不返的——事实也果然是一去不返，虽然不是他当初设想的命运。临别为了照那张照片，我们特意骑了三十里的自行车，去宁远镇照的——简直是小女孩们的行为啊。照片上，我们俩都长成了青年模样，分别穿着两个季节的衣服：我穿的还是过冬时的工作服式黑棉袄；他一身新中山装（我记得是青色的）。虽然分手在即，可俩人都笑着，样子很是开心。找到照片时我端详着：多年轻纯净的笑容！只属于青春了。

我们两个人的友谊自十二三岁时开始，自这张合影时分开，里面的经历，今天仍是回忆不完，的确可以说是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。这里，我只说两点就够了。

到我们十五六时，向着青年蜕变时，我们小孩子的友谊竟然得到了双方父母兄长的一致赞赏与支持。他们凭借阅历，以世俗的，也是某种本能的淳朴眼光，已经预见我们成年后仍会很友好。我现在仍清晰记得母亲曾说：“肯定错不了，这是两个好孩子。”当初，我对这一点也不在意，这有什么可预测的？——今

天是很感慨的了！又过了六年，我结婚，他们本来有些少白头，现在白的更多了，驼背更明显了。

我脱口一句竟说：“你挺见老！”

臭面记忆

□徐书遐

很长，一层化的土下还有冻土，中午温暖，早晚还凉，适合清水中玉米的霉慢生长。那时是生产队集体种地的年代，细粮大米白面非常少，过年过节才能吃白面，来客人了，做的面食只给客人吃，大人陪着，小孩子分得一牙饼，一块馒头，香甜得不得。平时尽吃玉米馇子、小米、高粱米，春天种地，夏天铲地，都是又忙又累的活，想吃点好的补充一下体力，也想给家人改善下伙食，人们在春天泡了臭面，吃到夏天。

臭面白色，和好了，细腻滑溜，拿起一坨，往带孔的铁皮上挤压，锅里滚开的汤，铁皮挤压出的又粗又短的面条落到汤里很快熟了，热热的菜汤面条有筋性，又滑又香，微微的臭，很好吃，感觉是对贫穷穷苦的人们的一种安慰。巧妇用臭面做花卷、烙饼、臭面馅子……臭面在东北平凡人家的巧妇手里花样翻新。

母亲把臭面放到笸箩里晾晒，用手把湿的面翻上来，由于要吃到夏天，储存的时间里母亲也不时拿出去晒。

这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，吃的臭面，抑或是发明的臭面，我在网上和书里都找不到它的出处，满族饮食文化和山东饮食文化里都没有，这就可能是东北特有的饮食，它的出现也像粟被发现那么偶然，是地理环境和人民的生活状态催生出来的。黑龙江的春天

毒死人；假若需要晒的时候遇到雨天，面发了霉，更可怕的是没看出发霉，误吃了，会出人命。哪一年都听到某某屯，谁家吃臭面一家几口人都药死了，

某年某某屯谁家来了亲戚做臭面吃，连同亲戚一起都中毒死了，还送给了邻居，也一同中毒。臭面的毒不同于一般的毒，一旦发病很难抢救过来。

热热的菜汤面条有筋性，又滑又香，微微的臭，很好吃，感觉是对贫穷劳苦的人们的一种安慰。



时光登记簿

父母也是胆儿突突的，每次面做好了，吃之前，父母会说：“我俩先吃，药不死你们再吃。”我们一帮孩子默然，没有谁想一下果真父母药死了，我们怎么办，为什么不拿家里鸡鸭猪狗做实验。那时太小，不记得父母吃完多长时间我们才吃，每年吃都没有事。妹妹跟我说有一回家里做臭面饼，母亲把饼子扔给邻居的黄狗吃，看药不死再吃，那只狗以前见到母亲总是汪汪叫着咬。那个时候狗只能吃到刷锅水，一个黄黄的完整的饼子扔到跟前，狗叼起来到没有人昏倒，仔细吃，连个渣也不剩。自从给了臭面饼，那只狗见到母亲再也不咬了，母亲因狗的感激看到那狗就愧疚，把这事告诉妹妹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人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，臭面也逐渐消失了。

飞机越飞越远，窗外的夕阳把下面的云层染成一条血色的河流，忽然看到母亲往热气腾腾的锅里挤压臭面，泪眼朦胧散在眼睛里。

龍江故事